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騤榮

篁墩文集卷七

明 程敏政 撰

經筵日講

尚書

立政

立是建立政是政事這一篇書是周公戒成王任用賢才之道大意說人君建立政事當要任用賢才又當擇任大臣大臣既賢他所舉用的都是賢才而政

無不立矣故以立政二字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玆知恤鮮哉

嗣天子是指成王常伯常任準人這三樣官是天子大臣伯解做長字因他有常德而居百官之長與天子牧養萬民故喚做常伯即後世宰相三公便是任是職任因他有常德而任公卿之職與天子分理國

事故喚做常任即後世六卿便是準解做平字因他
能持天下之平而無有私曲與天子奉行法度故喚
做準人即後世三法司便是綴衣虎賁這兩樣官是
天子親近之臣綴衣是掌衣服器用的虎賁是掌弓
矢車馬的即後世内各府衙門便是親近之臣不止
此只舉這兩樣則其餘都在裏面休是美恤是憂鮮
是少史臣記周公告戒成王之意說拜手稽首敢敬
告嗣天子如今爾年長臨政以王天下不比往時了

用敢率羣臣皆進戒于王曰在王之左右若常伯常
任準人這三様官任大責重得其人天下便可以治
不得其人天下便至于亂然進見有時若綴衣虎賁
這各様官朝夕在人君左近最親密若遇著正人君
心便習於正遇著邪人君心便習於邪尤為緊要於
是周公又歎息說美哉這幾様好官當要委用賢才
不可參以小人只是為人君的能知道是立政常憂
不得其人者何其少也按此一段既舉周公率羣臣

以告于王又舉周公致歎詞以警于王盖周公爲成
王首相故史臣記其拳拳獻忠之意如此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
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迪解做行字大競是大强籲是招呼迪知是蹈知而
非苟知忱恂是篤信而非輕信九德即臯陶告禹所
謂寬而栗以至强而毅者教是教誨周公又告成王
說在古之人能迪行這立政之道以不得人爲憂者

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强之時知道賢俊乃天之所生以遺國家者於是招呼賢俊布列庶位使他共治天事如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皆得其人以為尊事皇天上帝之實當是時非惟有夏之君能以求賢為心那為大臣的也以進賢為務迪知篤信于九德之行凡人有九德之行者既知之明信之篤乃敢進告納誨于其君説拜手稽首后矣言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如何説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盖人君之名至

尊無對然非徒尊也必能任用賢才建立政事方可以稱其君之名耳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宅是居而安之之謂或才德弗稱或委任不當皆不可謂之宅事即上文常任之官牧即上文常伯之官準即上文準人之官謀面是計較人的面貌丕訓是大順義民是指賢人君子說周公又告成王說要稱

為君之賢當盡用賢之道若使那有九德之行的人居常任之官以分晝國事居常伯之官以牧養萬民居凖人之官以平天下的刑獄能用賢如此然後可謂之人君故曰茲惟后矣若不能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徒見那人生的長大豐偉便以為有力量厚貌深情便以為有抱負這等便只是計較人的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者乃使之當三宅之人而任用之如此則三宅之官豈復有賢人君子既不能任用賢才

建立政事又何以為人君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罔後是無後周公又告成王說有夏之君傳至夏桀無道但逞其惡德而不知以得賢為憂乃不肯做那往昔先王任用三宅的好事其所任用的惟是那暴亂凶德之人助他為虐是以天命去人心離至於喪亡而無後大抵夏之先王能用賢才則興到夏桀不能用賢才則亡周公之意蓋欲成王以夏之先王為

法以夏桀為戒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亦越是繼前之詞陟是升丕釐是大治耿是光明上帝明命如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類三宅是在朝見做常伯常任準人之官的人三俊是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作養在朝以待任用的人周公告成王說夏桀不能用賢圖治已不足言了及到商家成湯由諸

侯七十里小國而升為天子能大修治那上天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的政事使昭著于天下如日月在中天一般故曰陟丕釐上帝之耿命然成湯又不敢任一已之見在當時用那三等做大官的人著實能就這常伯常任凖人之位而無有曠職所稱那三等有才俊的人看實能就這常伯常任凖人之德而無有虛名故曰乃用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

四方用丕式見德

嚴是敬畏的意思惟是思式是法商邑指王畿而言

周公又告成王說成湯於這三宅三俊之人知道是

天生賢才不敢輕易驅使他故心裏常常的敬畏思

量那箇為人公道當管刑賞的事又大取法乎賢者

於那文行兼備的使他增廣我的學問忠直敢言的

使他匡救我的過失成湯這存心所以能盡這三宅

三俊之用使那見做大官的得以効他的職作養待

用得以顯他的才賢智奮庸登於至治故其在商邑
近處則用能使王畿之間化行俗美恊和于其所都
之邑其在四方遠處則用能使天下之大無不觀感
興起取法於其所著見之明德盖商邑用恊則治效
極其純四方丕式則治效極其大非成湯能任用賢
才以為事天之實其治效豈能至此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
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

命奄甸萬姓
暋是强暴羞進也有崇尚之意庶習是備諸衆醜之
人伻解做使字奄是盡甸是井牧什伍之法周公嘆
息告成王說其在商紂之為德最是强暴所以他只
與那崇尚刑戮以凶暴為德的諸侯共治其國家而
民無不被其殘害又只與那備諸衆醜以放逸為德
的臣下共治其朝政而政無不底于廢壞以此皇天
上帝敬致其罰滅了他乃使我周家有此中夏之地

用商家所受之天命盡治天下之人井牧其地以供賦稅什伍其民以供力役故曰奄甸萬姓蓋商之成湯能用賢才則治到商紂不能用賢才則亂周公之意蓋欲成王以成湯為法以商紂為戒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克知是知之真灼見是見之明長與伯都是撫治百姓之官古時不當重內輕外諸侯入輔天子朝臣出

為諸侯只是常事周公告成王説商紂不能用賢圖治也不足言了及到我周家文王武王於用人之際便真真的知道那三宅的心是可託之人也明明的見得那三俊的心是可用之才這等真知灼見非徒聽他言語也非因他外貌只是君臣之間終日接見情親義洽自然曉得他心之所存如此故文王武王以這三宅三俊之人敬事皇天上帝則天職修舉而上有所承天心無有不順的以這三宅三俊之人立

做民閭長伯則體統分明而下有所寄民生無有不遂的故曰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盖人君立天人之兩間能俯仰無愧者不過用賢圖治而已

立政任人凖夫牧作三事

任人即是常任與天子分任庶政的官凖夫即是凖人與天子持平守法的官牧即是常伯與天子牧養萬民的官三事即三宅以職言故曰事周公告成王說文王武王在位時要建立政事以圖治功故把任

人準夫牧設立做三等大職事委任他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這幾樣是侍御之官虎賁是掌天子射御的綴衣是掌天子服器的趣馬是掌御馬的小尹是小官之長左右攜僕是天子左右攜持僕御之人百司如內司服司尊彝之屬庶尹如內府太府之屬凡在內之官不止此其餘的都包在百司裏面然周公單提出虎賁這幾樣官來說為何蓋因他是天子扈衛親近之

臣朝夕在左右若用非其人則被其引誘喪敗君徳所繫非小至於庶府雖是冗賤小官却也一般食天禄治天事也不可輕易便與人做使名器太濫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這幾樣是都邑之官大都小伯是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互文以見義也藝人是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是外臣這百司言外臣以見上文百司是指内臣而言如外臣有外府外司服内臣則有内府内司

服之類太史是史官尹伯是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主王之飲食而膳夫為之長鍾師磬師各主一樂而太師司樂為之長凡在外之官不止此其餘都包在百司裏面周公單提出藝人這幾樣官來說為何盖大都小伯雖不繫百司之數然分治郊圻之地與其餘的官不同藝人恐怕他作為奇技淫巧及左道亂政以蕩人主之心太史以奉諱惡所以公天下後世之是非凡人主一言一動都要記在書上以為後王之

勸戒尹伯所以見大小相維體統所繫不可僭越故周公歷數文王武王設立許多官職却總結一句説庶常吉士言在文武之廷都是有恒心常德的吉人君子一箇小人不敢倖進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這幾樣是諸侯之官古者諸侯之國不敢上同王朝止設三卿以治國事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亞是卿之貳旅是卿之屬諸侯的官屬尚多

周公只舉這幾樣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故歷陳之以見文王武王之時凡諸侯之官無不得人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這幾樣是王朝之臣往監于諸侯四夷者夷是總名微在巴蜀盧在西北是兩處蠻夷地名亳是商之舊都分做三處故曰三亳烝阪二字先儒未詳凡險阻之地不以封建諸侯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謂之尹然王官所治非止一處周公特舉其重者

以見文王武王之時凡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無不得人也按此一段説上自王朝内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無不得人以為官使豈文王武王一人之聰明所能周知蓋文王武王只是親自簡任三宅大臣既得其人他自去薦舉賢才布列庶位所以内外遠近大小之臣無不得人如此可謂盛矣為人君者最當注意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克厥宅心是能其三宅之心常事即常任司牧即常伯不言準人者略之也以解做用字周公告成王説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故知之至信之篤蓋文王的心便是三宅的心脗合交契無一些猜忌故曰文王惟克厥宅心文王有知人之明如此故能設立這常任常伯之官委用那能俊有德之人俊德謂之能以見俊便是著實第一等有才德人德便是著實第一等有行的人故曰乃克立玆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

德若人君用人未用時不曾慎選已用了却猜忌他
這等豈能做出光明俊偉的事業此文王之所以為
聖人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
違
庶言是一應號令庶獄是一應刑獄庶慎是一應禁
戒儲備如兵車錢穀之類有司之牧夫是所司典守
之官訓是訓勑用是用命違是不用命周公告成王

說文王在位時既得賢才而委任之故凡事只總大綱不屑屑去兼理那一應號令一應刑獄一應的禁戒儲備文王雖不屑屑的下侵衆職他那責成於所司典守之官不肯放過時加訓勑那用命與不用命者掌庶言之官能使號令嚴明掌刑獄之官能使刑清訟簡掌庶慎之官能使國之禁戒儲備無一件不齊整便是能用命者文王則訓勑以勉勵之故其事可以不問自理若于號令刑獄禁戒儲備有不如法

的便是不能用命者文王則訓勑以懲戒之故其事可以不言自治故曰是訓用違盖文王勞於求才逸於用賢如此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

周公又說這一應刑獄一應的禁戒儲備文王不惟不肯兼理臣下的事乃至不敢與知其事所以然者只是信任賢臣之專故如此上文說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人君雖不屑屑去親理亦不容不知也若

并號令不知則臣下或有竊弄威權之漸非所以為

文王矣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

並受此丕丕基

率是循敉功是安天下之功義德是有撥亂反正之

才者容德是有休休樂善之量者皆成德之人也周

公告成王說文王能任賢圖治及到武王能率循文

王安天下之功又於文王所用有撥亂反正之才的

人用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安天下之謀又於文王所用有休休樂善之量的人從之而不敢違意如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類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王用於前武王任於後父作子述用能同享此莫大之基故曰以並受此丕丕基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孺子指成王我字也指成王見君臣一體的意思若

是順謂心之所安也亂字解做治字周公既述文王武王做成大基業傳與子孫遂歎息告成王說孺子今既為王矣繼自今日以後王當要建立政務這立事常任之官準人守法之官牧夫常伯之官王須是能明知其心之所安是如何若明知其心之所安是箇能順天理的正人君子必無有欺罔的事王當推心大加委任使他展布四體以為治故曰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相是相助間是讒間周公告成王説王既明知三宅之官是正人君子委任他當使那常伯之官相助左右王所受於天於祖宗之民務要庶民都得其所使那準人之官常任之官調和均齊之一應王刑獄一應禁戒儲備務要刑獄都得其平禁戒儲備都一一如法這等委任了又不可使小人讒間他盖君子易疎小人易親小人見君子有些寵遇便生妬忌見君子有些名望便生謗毀故周公以此戒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
末是終惟是思彦是美士周公又說委任君子不可
不專縱一話一言之間王則終思那成德之美士用
他來治王所受於天於祖宗之民不可斯須忘了若
一話一言之間少有些不在那君子分上則小人必
乘間而入矣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
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旦是周公的名徽言是美言文子文孫指成王說成王是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如何謂之文當成王之時法度昭彰禮樂明著守成上文故謂之文誤是失誤正如周官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周公歎息告成王說予旦所聞於人凡禹湯文武委任賢才之事無非至美之言已都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日以後王為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當要體文王武王所行不要下侵衆職自家失誤了一應刑獄一應

禁戒儲備凡一應刑獄只責那管庶獄之人使治其事一應禁戒儲備只責那管庶慎之人使治其事故曰惟正是乂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兹乃俾乂

由如說紬絲繹是窮其端緒言任賢者必詢事考言而後可以盡其才如治絲者必紬繹之而後可以窮其端緒也周公告成王說自古帝王及有商之人君

以至我周之文王要建立政務其所以用這立事牧夫準人三宅之官只是能得賢才以居其職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蓋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則小人不得以備員尸位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則君子都得以竭誠効忠此其所以能使之治天下之事而治道無不成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

憸人是憸利小人其詐足以飾非其言足以拒諫他心裏喜時便稱桀紂為堯舜不喜時便誣伯夷為盜跖故周公告成王說自古國家無有建立政務却用這等憸利小人者憸利小人所存所行都不順于德是以他人没有光顯在世間王當自今日以後凡建立政務切不可用這等憸利小人盖小人陰類用之則降其國于晦昧此周公所以戒成王也

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吉士是吉人君子其道足以正君其德足以服衆其所存只要推賢讓能其所行惟恐傷人害物故周公告成王說王當要用這等吉人君子使他勉力以輔相我國家蓋君子陽類用之則升其國於明昌此周公所以勉成王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周公又說今主為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以幼冲即王位矣當體文王武王所行不要下侵臣職自家

失誤了一應刑獄這一應刑獄只責那所司典守之官使他整理周公初間說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三件事中間說其勿誤于庶獄庶慎兩件事到此只說庶獄一件事蓋獄乃民命所繫若不敢輕用則為仁德之君可以比隆堯舜輕用則為暴虐之主與桀紂一般故周公獨舉之以告成王使知刑獄之可畏如此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

詰解做治字戎是戎服兵是兵器陟是升禹迹是說大禹當時所疆理九州之地陟禹之迹言能過之也方是四方海表是說四海之外周公告成王說一應刑獄王固當致謹至於兵又是刑之大者王須是能以祖宗創業艱難為心當治平無事之時修治其戎服兵器武習武備不要廢弛俾德威遠播還過於大禹所疆理九州之地四方流布無往不通而徧於天

下至於四海之外九夷八蠻無有不仰服其德威之盛這等才好或者疑周公此言啟後王好大喜功之患先儒說周公纍告成王惟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豈肯輕舉妄動蓋治兵之戒正所以推廣勿誤庶獄之旨非後世導其君以窮兵黷武者比也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覲解做見字顯揚的意思耿光指德而言大烈指功而言周公既以治兵之戒告成王到此又說王果能

使武備修舉内而中國外而夷狄無不畏服這等便可以顯耀文王至明之德便可以振揚武王莫大之功可謂能繼志述事無媿于前人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後王指周家後世子孫說常人是常德之人周公又歎息說繼自今凡我周家後王建立政務須是能用常德之人不可用憸利小人盖君子小人用舍治亂所繫故周公不獨告成王又告周家後世子孫俾為

家法後世世而不替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蘇是國公是爵名忿生以諸侯為司寇太史是史官列是條列即今所謂律例周公上文以庶獄之戒告成王故於此又以敬獄之事告史官使他并寫在史書以為後人之法說司寇蘇公忿生他為掌刑之官小大之獄莫不由知而蘇公用能敬其所由之獄不

敢怠忽培植民命以延長我周家國命於悠久若如今掌刑之官能於是取為法式而有敬慎之心以其所斷舊事之條列用其不輕不重而合乎中道者以為罰則刑之所加重不至於暴刻輕不至於寛縱矣

按周公將告老歸洛故作立政這一篇書以告成王大槩說王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大臣大臣得人則百官皆得其人治道無有不成者中間說夏商及周家興廢之故拳拳於進君子退小人尤致謹於

兵刑大事無非欲成王以先君文武為法以夏商後王為戒忠愛之至雖千載之下可以想見伏惟聖明留意

周官

這一篇書是成王訓迪周家百官言語史官録之故以周官二字名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

侯甸是侯服甸服并男采衛及畿内為六服獨言侯甸是舉近以該遠的意思弗庭是不直謂諸侯之叛逆王命侵削下民者羣辟是諸侯之君史官將叙成王訓迪百官故先説惟周王撫臨萬國廵狩于侯服甸服諸處以察其政治又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以正其罪惡用以綏輯安定天下之兆民由是六服之地諸侯之君無敢不承奉周王之明德威命故廵侯甸則德之所施者博征弗庭則威之所制者廣此

萬民所以綏懷諸侯所以承服也

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宗周指鎬京而言董解做督字史官又說成王既已巡狩征伐安兆民服諸侯有外攘之功矣故又嚴内治之修於是歸于鎬京督正在朝治事之百官以為端本澄源之計蓋督之使他各盡所職不敢怠慢正之使他各有所司不敢侵越這以上都是史官記事之詞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猷解做道字史官述成王訓迪百官之意說若古昔大有道之世聖帝明王曉得治有失則亂故其圖為治道常於未亂之前用功曉得邦無道則危故其保固邦家常於未危之前用功其所以用功又無別法只是任賢使能思患而預防之故能得長治久安若政已亂國已危而後圖之豈能濟事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百揆是在朝大臣四岳是總領四方岳之官州牧是一州之牧侯伯是諸侯之長盖侯伯各統于其州之牧州牧各率其方之諸侯統于四岳四岳以下都統于百揆成王説唐堯虞舜之時稽考古制建立大小庶官只是一百多員内有百揆四岳之官總在朝之治外有州牧侯伯之官總四方之治内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在當時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一切庶政都順

理適宜而無乖錯之事天下萬國小大臣民都安居
樂業而無失所之人故曰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成王又說到夏商二代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
簡其建立大小庶官比唐虞之時只加一倍多也能
使天下治安比于唐虞之盛故曰亦克用乂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立政指上文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而言成王既

說唐虞之時建官只有一百多員夏商之時建官只多得一倍天下一般治了所以自古若堯舜禹湯這等明哲的君王建立政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不惟其官之多惟在得人而已盖得賢才而任用之官雖少一人可兼數事若所用的是不才之人官雖多只好喫俸禄濟得甚事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予小子是成王自家謙詞祇是敬逮是及若是順成
王説予小子敬勤于德兢兢業業不敢怠忽早夜間
常恐有所不及惟仰前代若唐虞夏商所以建官立
政良法美意我將於是順着他的道理訓教啟迪百
官使百官各盡所職助成化理蓋修德是任官之本
若人君自家不肯修德雖終日訓迪百官人也不信
服孔子説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正是此意

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

必備惟其人

立如說初立然三公之官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太是尊無以加之詞師是天子所師法傅是傅相天下保是保安天子公取至公無私之義因以為官名道是天人之理經是經綸燮理是和調成王說如今定立太師太傅太保這三樣官為三公不敢勞以職務専與人主講論闡明天人的道理以立天下之大本推此道理以經綸邦國使教化行政事

舉萬民萬物都得其所推此道理以和調陰陽使三光全寒暑平四時五行都順其序這便是三公的職事三公之官不必求其備員須是天下第一等道全德備可為王者師然後委任他若無這等人則寧闕其位不可濫授非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少是位次于尊之詞孤解做特字言其非三公之屬且取獨立無朋之義因以為官名貳是佐貳弘是弘

大化是道化寅亮是敬明的意思予一人是人君自稱成王又說定立少師少傅少保這三樣官為三孤佐貳三公三公既已論道經邦講明大本三孤則弘大擴充其經邦之治化務使天下無一些違理犯法傷人害物的政事三公既已燮理陰陽調和元氣三孤則致敬詳明于天地之運行務使天下無有一些星變地震兵革水旱的災異用以輔弼人君匡正其過失成就其德業便是三孤的職事然三公說官不

必備惟其人三孤說弼予一人乃互文見義非三公無輔弼之任三孤可以不擇人也三公三孤同一輔弼之任都要得非常之才不比庶官職事可以照例除授也

冡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冡是大宰是治言其任大責重兼五官之事故謂之冡宰成王說定立冡宰為天官卿使他職掌邦國的治道在內則統領百官在外則均平四海凡百官的

職事或大或小或司禮樂或掌兵刑冢宰務要管攝使體統相承有綱有紀賢者進不肖者退斯内治無不修凡四海的風土或剛或柔或重厚或浮薄冢宰務要調和使做官的都得其人民之寒者與他衣饑者與他食不順者教他使復其性斯外治無不舉所以說統百官均四海後世若吏部尚書即是此官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是主徒是衆取其官主民衆故謂之司徒擾是調

習安養的意思成王又説定立司徒為地官卿使他
執掌邦國的教化敷布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
者典常之教以調習安養天下之兆民如不忠不孝
無禮無義的務要教導使他都順理不敢犯法所以
説敷五典擾兆民後世若戶部尚書即是此官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是宗廟凡祭祀以宗廟為主伯是長言春官為四
時之長故謂之宗伯成王又説定立宗伯為春官卿

使他職掌邦國的典禮専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與
吉凶軍賔嘉之五禮和其上下尊卑等列盖凡壇坎
昭穆都有箇上下尊卑之序聘享射御都有箇上下
尊卑之節不可差失若有些差失則僭亂諂妄鬼神
也不享乗争凌犯民志也不定安得而和所以説治
神人和上下周家制度禮樂合為一官和盖指樂而
言後世若禮部尚書即是此官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馬是軍政最要緊的以其主軍馬之事故謂之司馬
政是以征伐正人之不正乃王政之大者成王又說
定立司馬為夏官卿使他職掌邦國的軍政統御天
子的六軍凡天下有干正之人則舉兵征伐以平治
邦國使强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人人皆得其平所
以說統六師平邦國後世若兵部尚書即是此官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寇是寇賊禁是法禁以其主寇賊之事故謂之司寇

成王又說定立司寇為秋官卿使他職掌邦國的法禁使民不犯若有犯了法禁的則推詰究問那姦詐慝惡之徒務要得其真情刑戮那强暴作亂之人使犯者知懼蓋姦慝隱而難知暴亂顯而易見所以說詰姦慝刑暴亂後世若刑部尚書即是此官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空是空土蓋古時人穿土穴而居之以其主民安居故謂之司空成王又說定立司空為冬官卿使他職

掌邦國得空土以居處四民使士農工商都得其所順天時以興地利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類若失其時則地有遺利四民便都缺用了所以說居四民時地利後世若工部尚書即是此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自有屬官每一卿屬官六十員通共三百六十員阜解做厚字成王又說冢宰既已職掌邦治為第一然治道莫先於教化故司徒第二教化莫先於

禮樂故宗伯第三教化既施而猶有不守禮法者大則加之以兵小則加之以刑都出於不得已故司馬第四司寇第五暴亂既去而後民得安居故司空第六六卿既已分職各自率領他官屬以倡率九州之牧自內而達之於外使政治明教化洽由是阜厚民生化行俗美天下無有饑寒愁苦乖爭凌犯之人故曰阜成兆民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岳諸侯

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即是侯甸男采衛五等諸侯成王又説如今定
制每到六年上五等諸侯一次來朝會于京師述其
所職又到六年上王乃以春夏秋冬巡狩于四方稽
考制度于方岳看他國中制度凡禮樂刑政與朝廷
所頒行的合與不合諸侯就各朝于方岳東巡狩則
東方諸侯朝于岱宗南巡狩則南方諸侯朝于南岳
之類每巡狩到那一方詢察諸侯的賢否大明黜陟

之典如稽考他制度其中有不敬的則削其地有不孝的則黜其爵有功德于民的則加地進陟當賞而賞使天下之人都有所勸當罰而罰使天下之人都有所警故曰大明黜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懐

令是教令如後世條例榜文之類反是沮逆的意思

成王上文既說建官的體統到此遂歎息呼大小庶

官一同告他說凡我一切有官守的君子爾當欽敬爾所司的職事謹慎爾所發的教令凡教令所發須筭計要必然可行不要輕率把不可行的事發出來却至於沮逆行不將去後雖有可行的事人也都不信了爾若能以天下的公道滅一已之私情則教令所發百姓每自然都敬信懐服所謂令出惟行弗惟反只是教他謹言不是教他遂非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

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

學古是學前代之法制是裁度迷是錯繆典常是當代之法蓄是積蓄成王說爾大小庶官須是要習學前代古人之成法然後可以進用做官到謀議政事時却把平日所學古人之成法用他來裁度斟酌則一切度政必有條理不至於錯繆其前代之法又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的爾之為政須以當代之典常做一箇師法蓋周家典常都是文武周公之所講畫

至精至備只好遵行不可以喋喋利口逞其才智更改紛亂爾之官守凡有疑當據理斷其可否若積疑在心而不斷必反敗其謀為雖有好事也不成了又須要勤謹若怠惰而不勤忽畧而不謹必荒廢其政事如何能舉其官

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莅解做治字煩是煩擾成王上文已歷言做官的弊病故此勉其為學說人不肯為學恰如面對著土牆

立地眼無所見若使他居官治政遇著事來心無所主也不知那件是那件非舉措之間不勝其煩擾矣葢人若能學則通古今明義理處得事事停當雖萬變而不勞所以人不可無學問之功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功是事功業是職業成王既總戒庶官至此又說如今申戒爾在朝的卿士爾等要事功崇高惟當立志若柔懦而不立志則事功所成者卑下豈能得崇高

爾等要職業廣大惟當勤力若怠惰而不勤力則職業所就者狹小豈能得廣大有此二者又須臨事能剛果決斷乃無後日之艱患若猶豫固滯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都虛用了工夫何益於事這兩句是申說上文怠忽荒政蓄疑敗謀的意思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驕是驕傲侈是奢侈恭是恭謹儉是節儉載解做事

字休是休美成王說爾卿士凡居顯位者本不期至于驕傲只是人不知檢束便驕傲自至享祿食者本不期至于奢侈只是人不知撙節便奢侈自至故居顯位當知所以恭謹享祿食當知所以節儉然恭謹節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當着實有得於心以成已之德不可從事於矯偽若果能把恭儉做實德直道而行表裏如一則此心安逸而日著其美若只要做矯偽之事巧詐百端揜護不暇則此心勞苦而日

著其拙成王以此戒卿士可謂理到之言矣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寵是寵榮危是危辱成王說人臣享高爵厚祿的雖是寵榮然居此寵榮之地便思量有危辱之禍蓋寵辱二者長相倚伏當無所不致其敬畏庶可保守若不知所敬畏驕侈放肆必入于危辱可畏之中誠不可不懼後世患失之徒與思危相似然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是有德者能是有才者厖是雜亂稱也是舉的意思成王說爾卿士若肯推人之賢讓人之能而無蔽賢害能之事則大小庶官自然倣傚相和而不爭賢者有所勸不肖者可以警若不能如此使庶官不和互相妬忌則朝廷的政事必至於雜亂不可振舉爾等所舉之人能修其職便是爾之所能若所舉非其

人便是爾不勝其任蓋古時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

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

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所謂三事大臣亂解做治字斁解做厭

字成王於篇末歎息說上自三事大臣下至大夫小

臣我如今申戒勑爾等當要敬謹爾所有的官職不

可怠忽整治爾所司的政事不可廢弛用以佑助爾

君永遠康濟天下之兆民庶幾萬邦之廣親附愛戴而無厭斁我周之心矣臣謹按先儒説周官是成王親政之書蓋成王受周公之教已成故於親政之初訓迪百官凡三公三孤六卿百執事無不正其官守加以訓詞其言居官涖政之道無一語不精當所以當時百官奉行天下大治真可為後世之法伏乞聖明留意

君陳

君陳是當時大臣的名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親自
監治他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替周公監治史録其
策命之詞故以君陳二字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令是善尹是治東郊指下都而言蓋下都在王城之
東故謂之東郊成王發命呼君陳之名説惟爾有令
善之德孝順父母能盡為子的道理恭敬長上能盡

卑幼的道理惟爾能孝順父母友愛兄弟這等德行行之於一家若移這道理去做官必能施設那所任的政事上思盡忠於君下思惠澤於民與治家事一般我如今命爾往治東郊下都之民爾當敬謹不可怠忽蓋殷民難化皆因他不知天理民彛之故所以成王不用威猛剛克之臣而用孝恭孝友之君陳可謂得為治之本矣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

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師是教誨保是安養率是循懋是勉成王說昔者周公在下都有師之尊有保之親所以教養萬民無所不至以此萬民都懷念他的恩德至今不忘爾君陳去替周公監治殷民不必他求只當慎守你的職事不可廢弛了周公的舊政率循當行的常道不可更變了周公的成法爾若能勉力申明周公之遺訓而光大之則下都之民無有不翕然聽順咸歸於治化

者故曰惟民其乂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這四句是周公之言馨香是說治道之精華處神明是說神聰明而不可欺明德是說人所得于天的仁義禮智虛靈不昧之德成王告君陳說我聞得周公有言治化美盛到那極處自有馨香感格于神明至於黍稷本是馨香之物然所以感格神明却不在黍稷馨香必是人有明德馨香乃可以感格神明人若

無有明德黍稷雖是馨香神明也不來感格葢至治是明德之效明德是至治之本同一馨香非有二也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式是用猷是道成王既舉周公之言遂告君陳說爾尚當用此周公所述道理之訓詞惟日自强孜孜不息加篤敬之功無敢縱肆於安逸豫樂之地則庶幾前人之德而殷民可以感化矣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爾惟風下民惟草
凡人是庸凡之人聖人是道全德備之人成王告君
陳説那世上一等凡庸之人不曾見聖人的時節他
心裏也曉得切切向慕只不能勾得見的一般及至
他親見了聖人却又志氣昏惰視為泛常不能依著
聖人的所行這等人空自去向慕聖人有始無終有
甚麼濟事爾君陳當以這等人為警戒盖周公是箇
真聖人爾君陳已親見了他如今居周公之位治周

公之民豈可不依他所行且爾君陳譬如風一般爾管下的百姓譬如草一般爾若能依著周公所行去治民則民之從化便如草之從風上行下效捷於影響甚言德化之速如此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廢是革除的意思師是衆虞是度成王又告君陳說凡圖謀其政事無大無小當無一不致其難不要把

做容易去做如中間有弊當革有利當興的又不可偏執己見須要出入反覆與衆人商度若衆論皆同則又當紬繹而深思之然後行將出去才好盖師虞是合乎人之同則繹斷於己之獨孟子說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即庶言同則繹的意思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嘉是美好的意思嘉謀是所言切于事嘉猷是所言合于道事與道非有二致各舉其甚者言之故謂之嘉謀嘉猷成王說爾君陳比前在朝時凡有好言語切于事的或有好言語合于道的便入來面見告爾君于內說這等好事都當舉行却又能將順于外說這等嘉謀這等嘉猷行將出來有利於國家都是我君之盛德非臣下所能預此盖君陳所已行者故成王舉以稱之

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

良是說人臣的德顯是說人臣的名成王又歎息說使為人臣的都似君陳爾這等所行歸美於君不肯揚已之善豈不是箇有德的良臣其名豈不可顯先儒說成王於此為失言蓋欲其臣善則稱君乃人臣的細行不足道且人君既有這等臣那阿諂小人窺見了必漸漸的進用到人君有過失時却誰敢來諫諍豈不誤了大事昔禹聞善言則拜成湯改過不吝

這兩箇聖人定不肯說這等言語此成王所以不及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弘是闡揚的意思丕訓是大訓作威是凌虐下人的意思成王呼君陳之名說爾在下都繼周公之後若只以謹畏保守為志便不及前人了爾當要奮發作興闡揚周公所遺之大訓使廣被于民才好假如勢

位是爾所有的不可依恃這勢位凌虐在下之人法制是爾當用的不可倚靠這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御衆固貴乎寛若只管寛將去則至於放縱必寛中有箇節制使踈而不漏行事固貴乎和若只管和將去則至於流蕩必從容以和恊於物使適乎中道不墮於一偏且君陳是箇賢臣豈肯依勢作威倚法以削然喜怒予奪有一毫私意不是公道其流或至於此故成王預戒之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辟是罪辟宥是赦宥成王告君陳說凡下都之殷民

有犯罪在於刑法未經决斷的雖我說要當罪若是

那箇人其實無罪爾當執法說不當罪雖我說要赦

他若是那箇人其實有罪爾當執法說不當赦凡當

罪當赦不要曲從人君一時喜怒只當權其輕重務

使合乎中道則有罪的不至於倖免無罪的不至於

濫及蓋上一段是戒君陳不要徇一已之私這一段

是戒君陳不要徇人君之私上下之間悉從公道則殷民無有不心服者矣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弗若是不順的意思成王告君陳説若殷民之中有不肯順從於爾之政令或不能變化于爾之訓教這等人不可一槩罪他須要斟酌其中罪得一箇人可以懲戒止息了後來的不敢犯罪然後罪之庶幾刑期無刑之意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是習慣姦是在內為惡的宄是在外為惡的細解做小字成王又說若是習慣去做姦宄之事敢於為惡而不悛與夫毀敗綱常壞亂風俗這三樣事若人有犯了的雖是小罪也不可赦宥他所以絕為惡之源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頑是愚頑成王告君陳說爾不要忿怒疾惡那愚頑

不聽訓化的人便棄了他若是從容不廹漸漸的把禮義開導則無不可化之人矣也不要求全責備于一人之身若是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則無不可用之人矣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忍是含忍濟是成就的意思容是包容成王又告君陳說為人上的必有所含忍則其為事乃有所成而無敗然此猶不免有堅制力蓄的意思若是度量能

有所包容則其德乃造於廣大而不可量矣葢小不忍則亂大謀能忍以濟事固好但其所得猶淺若容以成德如天地之量無所不包則其所得者深矣這一節是申言無忿疾于頑的意思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簡是簡別修是說人之職業進是進用良是說人之行義成王又告君陳說殷民雖染紂之惡然已薰陶於周公之化其職業有能修的有不能修的爾當簡

別那能修其職業的出來也簡別那不能修其職業的出來不要使他混為一途則人人都相勸於立功矣既簡別了然後選於其中進用其能自修而至於賢良者以倡率其不能自修而未至於賢良者使他知所媿慕則人人都相勉于興行矣這一節是申言無求備於一夫的意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遷是改變違是不肯從的意思成王又說惟庶民之

生其本然之性無不淳厚只是因為外物所引誘遂把那淳厚改變做了澆薄然淳厚既可改變做澆薄則澆薄豈不可改變做淳厚只是斯民他不肯從上面人的命令只肯從其所喜好的假如上面人自家澆薄却出令教下面人淳厚雖嚴刑峻罰人也不從若上面人常好淳厚下面人便都感化興起也好淳厚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

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典是典常升是進的意思大猷是大道予一人是人君自稱成王告君陳說爾能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以為在已之德而躬行于上則是自家能謹其所好矣民之從化捷於桴鼓將見時俗無有不改變其澆薄而信能進之于大道這等化行俗美惟予一人享受諸福無有危亂之虞豈不是爾君陳能成其美爾終有令名傳頌永久而不朽矣臣謹

按君陳這一篇書始以敬哉一言終以敬典在德一言蓋德是化民之本敬又是德之本古聖賢相傳帝王之心學不出此故成王以君陳令德孝恭而委任之訓戒之亦不出此其進德典學之功真可謂守成之賢主矣伏惟聖明留意

篁墩文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敷榮

篁墩文集卷八

明　程敏政　撰

經筵講章

中庸一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引孔子答曾哀公問政的說話政是人君治國平天下的政事人是賢臣孔子說人君脩政立事只在用賢臣且如三公三孤得其

人則能調元賛化弼成君徳六卿得其人則能使禮樂刑政紀綱法度件件脩舉若不得其人如何望治所以説為政在人身是指君身説天下的人才識趣不同有存心守正的有隨時求進的全看人君所好如何人君若好聲色貨利便有倰倖聚斂的人進用若人君自家大公至正則所用的必正人君子所以説取人以身脩是脩為道是道理人君一身舉動必須都從道理上行若稍有放肆則貌言視聽之間便

有不公不正處身如何得脩仁是指心說人君一心若能常存天理不使有一毫私意間隔便是仁心既仁了所行自然都合道理所以說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然道與仁不是兩件道是總說該行的事仁是指那用功親切處子思於前章歷引大舜文武周公的事了又引此段以見孔子若得位時其為政舉措也與大舜文武周公一般臣觀此章大旨要緊在脩道以仁一句蓋仁是本心之全德心乃致治之大本若

心德全了以之脩身以之用人以之為政無所處不當若心德上不曾用功則是大本虧了一身所行便多失道羣臣之中豈能辨得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天下之事豈能見得孰為當行孰為當止這都繫於人君一心正如禹湯文武之君能全這心德所用的便有伯益伊尹太公周召一班賢臣相佐以道政無不舉故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如桀紂幽厲之君不能全這心德所用的便是飀龍飛廉衛巫皇父一班

邪臣相助爲虐政日以衰故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降及漢唐宋時中間或有賢主然心學不明又無格心之訓故其德之所就雖不至桀紂幽厲之暴亦豈能如禹湯文武之仁脩諸身者純駁相半所用的人賢否相參所行的事治亂相雜考其所終皆不足論先儒周子有見於是嘗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方纔就本原上說出與此章意合仰惟皇上受列聖之心法得三代之正傳仁心仁聞布於

四海尤願深體聖賢之言監歷代得失之故使皇極茂建於上君子願立於朝治效遠超於古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二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引孔子答魯哀公問政的

說話大意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必有知仁勇三德然後能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達是通共的意思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别兄弟有叙朋友相交有信這五件乃天下古今人所共行的道理如大路一般故喚做達道若一人行得一人行不得古人行得今人行不得便不是達道了所以說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是說人的見識仁是

說人心天理勇是說人敢做人於五倫上若沒見識如何曉得這道理雖是曉得了若不以天理為心如何能行若不敢做也行不到那去處這三件乃天下古今人所同得的道理故喚做達德若一箇人有一箇人無古人得此理今人不得此理便不是達德了所以說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一字解做誠字即真實的心這三達德雖是人心所同得的若行時節不肯著實三心二意半上落下便是不誠人若不

誠那原有的知也昏昧不明了原有的仁也被私欲間斷了原有的勇也懦弱不能振起了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孔子平日論政多指一事說惟此章答哀公之問極言治道如此為人上者最當注意臣觀從古以來治天下國家的必以明倫為本為何葢王道之所以別於邪術與夫人類之所以異惟在於此唐虞三代聖帝明王都能實有這三德故皇極建於上五教敷於下天下百姓每也都感化知道孝弟忠信共

享太平降及後世為人上的全德者少有以愚弄臣民為智而溺於權詐的有以謟事佛老為仁而流於姑息的有以輕動大兵連興大獄為勇而果於强暴的故在當時上下離心親疎失序天下百姓也都倣傚成風悖理亂倫靡所不至降及晚季世變極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仁明勇智受命於天汛掃羣盜肇立人紀列聖相繼率由典常宣宗章皇帝又御製五倫書嘉惠天下英宗睿皇帝聖性高明於五倫大節

上躬行心得度越前古親總萬幾延接臣下君臣之契最深追崇太母纂述先猷父子之親益篤放幽閑之宗室以廣昆弟之仁全恩禮於兩宮以盡夫婦之義優待元老名起逸民思得賓友之臣以輔文明之治天下臣民仰皇極之敷錫順帝則於不知者二十餘年伏惟皇上以睿哲之資嗣祖宗之統凡事有關於五倫三德者固已常垂聖慮思成治功臣愚尤願加意孔子之言近以先帝為法務臻實行無事虛文

則唐虞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三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引孔子答魯哀公問政的說話斯三者指上文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句說乃是求入三達德的工夫所以二字是指道理說人若知道嗜好學問不肯間斷去講明

道理又知道力行好事不肯徇私以累心德又知道自家不如人為可耻不肯懦弱務要勉力進脩如此三事便知道這一身雖小可以參天地於那是非美惡上須要分曉於那視聽言動間須要檢束於那事理當行當止處須要剛果這等呵身豈有不脩的故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既知脩身的道理便知人與巳同禀天地之氣同具天地之理若有一箇不得其所的便當體念他使之得其所有一箇不曉道

理的便當訓誨他使之復其性故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既知治人的道理便知一家的人與那一國人一般一國的人與那一家人一般天下的人與那一國人一般務使舉世的人都得安生樂業無一箇失所的都能好善惡惡無一箇拗性的故曰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臣謹按先儒說中庸此章可以當一部大學葢大學論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脩身脩身又從格物致知上來此章六箇

知字便是致知的意思三近之中以好學為首便是格物的意思蓋人心之靈都有箇知覺天下之事都有箇道理若於道理上不能真知便於那當行的事或畏縮不肯去行不當行的事或鹵莽只管去行自家一身尚不可治何況他人一人尚不可治何況一家一國以至天下若能好學真知得這道理久久成熟自家一身全了知仁勇三德將見視中國如一人視天下如一家都不難了考之三代盛時天子之元

子初入大學便把這箇道理教他以培養根本所以後王皆享國長久多至七八百年降及後世學政不脩人君多不知務此故孔子以大學授之曾子曾子授之子思觀此章後所引之言其惓惓為世道慮深矣仰惟皇上德本生知聖由天縱親視國學以禮先師常御經筵以熈舊學於中庸大學之書固已知之明而見諸行矣伏願成之以勇始終無倦使皇極之化行於四海至治之澤被於萬世三代享國有不足

言者臣犬馬之誠不勝顒望伏惟聖明留意

孟子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仁知之理至大至博所行却有箇切要處知者是有知識的人當務是當行的事孟子說有知識的人心體光明於天下之事固無不知

若所行不論緩急先後都一齊做去亦何以為知必須將要緊的事先著力去行緊要的事既行其餘逐旋整理則事無有不治而其知也大矣所以說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是有仁德的人賢是賢人君子孟子說有仁德的人存心廣大於天下之人固無不愛若不分別賢愚善否都一例相看亦何以為仁必須親信賢人君子而委任之賢人君子既用下人自然得所則恩無有不洽而其仁也博矣所以

說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孟子既說仁知之理又把堯舜所行來証說有知識的人莫如堯舜堯舜於天下之事非件件去理會他如歷象治水齊七政詢四門都是先把緊要的事行若件件去親自理會則精神有所不逮豈得謂之知又說有仁德的人莫如堯舜堯舜於天下之人非箇箇去撫摩他如訪問四岳大臣舉用八元八愷都先是親信賢人君子使之分理若箇箇去親自撫摩則事勢有所不周豈

得謂之仁所以說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臣謹按孟子此章推明仁知之理皆本於孔門論語之言論語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此則曰當務之為急謂之當則必有箇不當處蓋人君所當務者人事所不當務者淫祀若專務淫祀則惑於鬼神而於人道當行的事反不暇為這便是不知如敬天勤民乃當務之大者誠知天心之喜怒不測淫祀不可以享天惟務

謹身脩德以盡敬天的實事則上帝感格災變不生民生之休戚不常淫祀不足以福民惟務省事節用以盡勤民的實事則下民愛戴禍亂不作這便是人君之大知論語說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此則曰急親賢之為務謂之親則必有箇當疏處盖人君所當親者賢臣所當疏者小人若親近小人則蔽其聰明雖有仁民愛物的心也無所施這便是不仁如任相隆儒乃親賢之大者誠知夫君德之

成否在儒臣將那賢者置之左右則異端之流自疎由是所聞的皆嘉言而仁之道愈明天下之安危在大臣將那賢者委以心腹則邪佞之人自疎由是所行的皆善政而仁之用愈廣這便是人君之至仁然當務之為急親賢之為務急之一字貫於仁知二者之間則又見夫當務之外皆可緩的事在乎舉此措之耳親賢之外皆可緩的人在乎推恩及之耳孟子垂訓後世之意何其至哉仰惟皇上居堯舜之位崇

仁知之德致謹於云為之際加察於用舍之間使敬天勤民所務者無不急之事任相隆儒所親者無不賢之人則治隆俗美上比唐虞臣等不勝顒望之至

尚書一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這是尚書堯典篇史臣紀帝堯放勲的實事克是能俊德是大德史臣說帝堯聖人能明自家所得于天

的大德無一些昏昧其德之大與天一般故曰克明俊德親是愛九族是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也在裏面史臣又說帝堯既能明了自家的大德又推此德以親愛九族之人使長幼都順其序親疎各得其所九族之人自然和睦無有一箇乖爭的故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是均章是顯百姓是畿内之民昭即是明之至史臣又說帝堯既使九族之人都相親睦了又推此德以均明畿内的

百姓畿内百姓每都感化興起自明其所有之德無有一箇昏昧的故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是和之極萬邦是天下諸侯之國黎民是黒髪之民於是嘆美詞雍也是和的意思史臣又說帝堯既使畿内的百姓都能自明其德了又推此德以協和天下諸侯之國那天下的黎民都變惡為善雍雍和順無一人之不化無一俗之不美有莫知所以為之者史臣必加以於之一字見帝堯有此大德能致天下之人

於春風和氣中其神化之妙有難以形容者故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深嘆美之也先儒朱子說這一節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即是放勲之實臣觀帝王之德有全體有大用方可以言治從古聖人全此德者莫盛於帝堯故孔子删書把堯典做頭一篇論帝王之德亦無出於這一段蓋克明俊德即是全體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即是大用自帝堯以後如大舜禹湯文武之為君都

能備此全體大用之德故其治效咸臻雍熙泰和之盛良有以也洪惟皇上德養春宮帝王之學講之有素故嗣登大寶以來隆大孝於兩宮均教養於宗室賤貨貴德與正抑邪凡天下之所欲者以次舉行所惡者多罷去所謂親九族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者端已兆於斯矣伏願始終以堯為法恒加不息之功俾德之已明者新而又新澤之已敷者日甚一日則全體大用之學不專於堯而復見於今日臣民何幸

躬逢其盛

二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這是周書武成篇史臣記武王政治之本末爵是封爵土是國土武王於克商之後定封爵為公侯伯子男列做五等定國土則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分做三等故說道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賢是人

之有德的能是人之有才的武王建立治官惟用有德之人不肖的不用他分職任事惟用有才之人無才的不用他故說道建官惟賢位事惟能五教是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常之教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武王於這五教三事皆慎重之不敢輕忽所以立人紀厚風俗感發斯人的良心維持天下的教化故說道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理之實有者便是信事之合宜處便是義武王於凡事上務要篤守

這信字使天下之人不趨於詐又務要顯明這義字使天下之人不徇於利德是有德能正君善俗的功是有勞能治民禦侮的武王於有德者尊之以官使人知道尚賢於有勞者報之以賞使人知道勸忠故說道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是垂衣拱是拱手武王既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脩三事舉信義立官賞行諸般政事都盡了於此之際復何所作為惟垂衣拱手而天下自然化行俗美故說垂拱而天下治臣

觀有周史官敘武王政治之本末如此然考之孔子稱道帝舜也以無為而治恭已南面為言乃知前聖後聖所以措天下於至治者無二道也顧人知帝舜之恭已武王之垂拱為可法而不知所以致恭已垂拱之治者豈偶然哉盖帝舜繼堯之後即齊七政去四凶命九官十二牧敷言試功以察治官明目達聰以決壅蔽其制治憂勤可謂至矣功成理定而後無所為故人但見其恭已南面而已若武王垂拱則又

在克商之後其制治憂勤如前所云殆有甚焉豈真無所作為者哉後世人主不知聖人先憂勤而後佚樂往往以無為藉口恣耳目之所娛窮心志之所欲高枕肆志委政非人以至於名變速戾可為世鑒者矣仰惟皇上以聖哲之資嗣祖宗之統勵精圖治於兹六年重天工而汰冗官拯弊俗而申教化屢下恤民之詔大新述職之規法先王之憲典則惇信明義之愈嚴録太祖之舊勲則崇德報功之益厚誠有志

於帝舜武王之治矣然邇年以來民歲之豐歉人才之邪正俗尚之厚薄政令之弛張猶不能不有勤於聖慮也伏望皇上日新聖學以清治原恒納忠言以匡治道慎爵賞勿容於叨冒用賢能勿間於憸讒革澆浮而忠厚以勵士風憫旱蝗而節儉以蘇民困不遑暇豫惟日孜孜遠希武王上法帝舜始不免於有作終可致於無為本一人之憂勤普萬方於佚樂則恭己垂拱之治不在虞周而在聖明矣天下臣民不

勝慶幸

三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這是周書君奭篇說文王得臣以受天命的事迪知之迪是踐履的意思迪見之迪是開導的意思殷是商家後來改的國號當周成王時召公告老周公再三留他說朝廷不可無老成人比先商家有伊尹每

六箇老成賢臣輔佐商之先王上天因此專一佑助商家多生與他賢才凡百官及王臣之微者都能秉持其德所行的無一件不合天理文王之時也有虢叔每五箇老成賢臣輔佐上天因此也專一佑助文王多生與他賢才便如助佑商家一般凡百官及王臣之微者也都能秉持其德所行的也無一件不合天理踐履工夫又都到至處著實曉得上天咸命商紂有必亡之勢文王有必興之理盡心竭力只要光

顯文王文王固是有聖德這賢臣猶恐文王有未到處左右前後開導啟迪他務使文王之德著見于上光明如日一般四方無一處不在他照臨之中覆冒于下廣大如天一般四方無一物不在他福蔭之中因此文王之德升聞于天昊天上帝知他是箇有聖德之人將殷家原受的命改了付與文王然文王當時止為諸侯至武王方纔得天下如何說文王受有殷命蓋當時人心已歸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

所用的老成人後來又輔佐武王伐紂武王不過繼承文王的功業而已夫以商之先王能用老成人則天命歸之人心向之紂之不用老成人則天命不歸人心不向文王能用老成人則天命轉來歸他人心轉來向他今日名公正當念創業守成之難相與輔佐後王豈可因祿位盛滿難居只要明哲保身而決於求退哉臣觀君奭一篇周公之意大槩以任用老成為主蓋老成之人秉心至公知道賢才是得天命

人心之本朝廷之上常恐無人賛助有賢臣求退便
苦苦留他務要同心協力有賢臣求進便汲汲薦他
務要各盡其才人君若用這等人天下自然太平國
祚自然久遠那新進浮薄之人秉心不公不識天命
興亡人心向背朝廷之上惟恐不得自專有賢臣求
退豈止不肯留他還要擠排有賢臣求進豈止不肯
薦他還要沮抑人君若用這等人天下如何得治國
祚如何得安周公拳拳要留名公意蓋如此設使當

時名公果於求去周公不肯勉留則成王之時分陜之寄誰可以任康王之初託孤之命誰可以當後世守成之君必以成康爲首實皆名公輔相之力周公勉留之功然則人君之治天下任用老成是第一件事伏惟皇上以睿聖之資膺天眷命嗣守祖宗之業不肯輕棄老成之人尚於此篇反覆留意則周之成康不得專美於前宗社生民不勝大慶

四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這是尚書周官篇史臣記成王總命六卿及定為朝覲巡守的事六卿是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屬是六卿的屬官周時每卿有屬官六十九牧是九州之長因是職專養民故謂之牧成王說冢宰掌國家政治統率百官均平四海司徒掌國家教化敷五

常之教馴治兆民宗伯掌國家禮典治神人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國家兵政統御六軍平天下禍亂司寇掌國家禁令窮詰奸慝鋤治强暴司空掌國家空土以居士農工商順天時興地利六卿守其職掌毋相侵越仍統率其所屬官加勸勉奬其勤作其怠自内而達之於外那有九牧的都有所觀法興起勸課農桑均平差役使百姓每衣食充足養生喪死無憾因其富庶申明教化使百姓每興於禮讓不肯

犯法所以說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五服是王畿外侯甸男采衛五等諸侯之國五等諸侯各服其事於天子故謂之服制度是朝廷頒降的禮樂法度天子諸侯雖有尊卑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故每六年五服諸侯一次來朝京師各述其職又六年諸侯再朝通十二年天子乃巡守於諸侯所守之地考其國中制度如歷書上所定歲時月日有差則協而正之律度量衡不同則審而同之民間所行

吉凶軍賓嘉之禮不一則修明之以正其風俗一年之間二月至東岳泰山則東方諸侯來朝五月至南岳衡山則南方諸侯來朝八月至西岳華山十一月至北岳恒山則西方北方諸侯來朝來朝之際考其政績有勤政安民的或進以爵或增以地有怠職殃民的或奪其爵或削其地所以說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臣觀自古以來典章法度至周大備而周官

一書本之有虞命九官十二牧及五載一廵守羣后四朝之制尤為可法秦漢唐宋以來乃設宰相之官六卿反為所屬又有藩鎮之將州郡不過受成末流之弊至於尾大不掉患深難除欲國無危豈可得乎仰惟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後斟酌虞周二代之制内罷宰相設六部以准六卿外革藩鎮設十三布政司以准十二牧凡内外之臣九年通考視其殿最外臣三年一朝覲大行黜陟之典内外相承體統不

衮貽謀保治之具誠足以行之萬世而無弊矣伏惟
皇上以上智之資當守成之責宵旰憂勤講求治道
思欲使四海之民咸有阜成之效臣愚以為皇祖之
訓具在良法美意舉而措之其要則在大明黜陟一
語而已然明不徒明而謂之大明以見賞罰當出於
至公豈若後世之以察為明者哉必如舜之明四目
而不專任一已之見達四聰而不偏聽一人之言夫
然後公論以伸國是有定進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

人而千萬人懼政治何患於不隆教化何患於不洽
並美虞周增光祖宗誠有在於今日矣臣等犬馬之
誠不勝拳拳

五

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
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這是周書畢命篇康王命畢公治洛保釐殷民的意
思淑是為善的人慝是為惡的人癉解做病字昔周

康王命畢公說道殷之頑民已能感化依著教訓也不消用刑了如今去治洛只在勸戒上若衆人之中有一箇為善的人旌異他起來使人知道勸於為善有一箇為惡的人揀擇將出來使人知道戒於為惡且如那十分孝順父母的便旌表他門閭說這箇是孝子之家這等光顯那為善的人以疵病那為惡的人使那善人的風節聲名挺然樹立起來不止當時人曉得後世人也都曉得長遠與人做箇樣子這便

是旌善的事若有那不孝不弟之人他不依官長的教條不守朝廷的法度便斥遣他另在一邊去住井里疆界不得與善人之家相混使他知道畏懼這為惡之禍仰慕那為善之福這便是別惡的事故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圻字與王畿的字一般康王既命畢公區別所部的閭里以革殷民舊俗就教化整齊王畿的地方以消殷民反側說道邦圻千里比先周

公名公經營的時節疆域遠近經界差等固已規畫有定制了還當申明約束不要廢弛封域四塞比先周公君陳保釐的時節山川險隘城池高深固已防守有定所了還當戒嚴儆飭不要怠忽況根本之地太平日久法制易隳人心易玩若能時時去修緝常常去巡視庶幾王畿尊嚴有備無患將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都環視內向震服威德安家樂業共享太平故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臣常因是而

論之自古聖帝明王未嘗不以勸善懲惡修内攘外為急務然四者中間又自有箇本末先後不可不察蓋勸善在懲惡之先修内是攘外之本若失了舉措則治無由成況王畿所在尤當以寛厚鎮静為要若是不從寛厚專用刑罰不是鎮静妄起兵戎則人心危疑非求治之道矣周之君臣有見於此故其所以懲惡者不過殊厥井疆所以禦侮者不過慎固封守因此殷民終於革非周家長得享國實其君臣忠厚

之化保釐之功致得如此後世若秦隋之際往往嚴刑峻罰以虐內地窮兵黷武以事外夷遂至危亡史有明戒至於漢唐宋盛時能知以周為法的或僅至於小康不知以周為法的亦多至於不治考其首末皆不足言仰惟我太祖高皇帝立法定制以來列聖嗣統恪守成規皇上丕承愈篤前烈蓋天下享忠厚之化保釐之功亦已久矣伏望皇上於勸善懲惡之制益審先後之宜於修內攘外之功益嚴本末之序

獎賢能慎刑罰勸善即所以懲惡謹邊備恤民隱修內即所以攘外善善長而惡惡短朝廷正而天下治皇上之心即有周聖王之心今日之治即有周泰和之治宗社幸甚四海幸甚

春秋一

荆人來聘

這是魯莊公二十三年的事乃楚交中國之始諸侯互相往來通好謂之聘荆是地名即今荆州乃楚受

封之國考楚之先世本有功於周家受封子爵當周之衰僭號稱王傲慢不恭孔子作春秋尊王擯楚故貶他不書楚止書荆待之為夷狄之國又考春秋凡諸侯聘問于鄰國必先書其國號其所遣使臣或書名或書字或書官今楚子使人來聘問于魯春秋止書荆人來聘雖不以列國待之却進而稱人何以進之葢聘問乃列國諸侯往來之禮楚以南蠻之國知魯為周公之後人望之國首先遣使來通聘問聖人

樂與人為善故其書法如此臣觀春秋一書最謹內外之辨凡中國而變於荆蠻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故邇人安遠人服聖人之心實與天地之心一般然荆蠻之心則每假禮以行其詐且如楚子當未聘魯之前四五年來嘗破蔡而虜其君入其國横行淮漢浸及中原一旦遣使來聘于魯其心豈真重魯哉殆欲逞其遠交近攻之術爾當既聘魯之後以為其心誠知慕王化以

交望國則宜畏義斂兵不敢萌犯順之舉可也曾未幾何而有伐鄭之師窺覘之謀益不能掩所幸莊公不顧一聘之私而會齊宋以攘之誠足與申內鄰外楚之義矣故聖人雖進楚之聘尤善曾之救鄭夫以中國而變於荆蠻春秋尚謹之如此況純於荆蠻者乎由是觀之中國之於荆蠻固不可以無待之之誠尤不可無備之之策稽之楚事槩可見焉伏惟皇上念孔子作經之旨嚴邊陲固慎之防雖廟算有餘益

當延攬羣策雖中國無事益當整飭六軍將見來格有苗德侔虞舜薄伐玁狁功邁宣王四民享安居樂業之天一代際雍熙泰和之治臣犬馬之心不勝拳拳

二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這是春秋魯僖公四年記齊桓公伐楚的事屈完是楚大夫師是軍旅住劄的去處召陵是地名楚之先

受封子爵本周異姓諸侯世至春秋僭王貪暴比於化外中國諸侯無敢與之抗者齊桓公既相管仲乃以是年親會魯僖公暨宋陳衛鄭許曹八國諸侯之兵將討楚罪以蔡國本文王子孫反黨於楚先以奇兵侵蔡蔡人四散敗走遂以兵伐楚楚子使人問齊所以來伐之故管仲對說我先君太公受周天子命得專征伐爾楚國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又昭王南巡不還所以來問爾罪楚人對說包茅不貢是楚之

罪昭王不還君其問諸水濵桓公以楚不服進兵次
于陘於是楚子使其大夫屈完來盟于軍中桓公遂
還次召陵大陳諸侯之兵與屈完說諸侯從齊非是
為我乃尋我先君太公之好今楚能與我同好何如
屈完對說此我楚君所願桓公又說以此諸侯之衆
與戰何戰不服以此諸侯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又對
說君若以德懷諸侯誰敢不服若以力制之則我楚
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於是桓

公禮屈完俾與諸侯盟于名陵而退孔子作春秋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楚大夫至此始書其名氏而曰來盟嘉楚之能服義也又曰盟于名陵序桓公攘楚之功也於此見齊兵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王者之師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臣嘗因是考之桓公所以讋楚之强而不敢肆於中國者大抵皆管仲之功盖管仲相齊必先養民而使之富强訓兵而使之知義待

其可動然後佐桓公率諸侯正楚之罪而伐之果能使楚君臣震懼請盟之不暇桓公乃退舍而許其成不肯黷兵血刃以輕用民命如此孔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豈非桓公相管仲修內攘外之明效歟惜乎管仲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其相桓公僅能攘楚而正其不貢之罪終不能使桓公不擅天子征伐之權為罪之魁故孔子又譏其器之小而曾西鄙其功烈之卑也然較之漢唐以來有相其君而虛

内攻外以不恤人之家國者則又管仲之罪人矣伏惟皇上聖學高明廟謨宏遠味孔子作春秋之旨念外攘因内治之修愛養黔黎振揚威武則九土歸心樂盛世熙熙之化萬邦稽首仰皇明赫赫之威天下臣民不勝慶幸

通鑑綱目一

以張釋之為廷尉

這是通鑑綱目紀漢文帝命刑官得人的事張釋之

是文帝之臣廷尉是理刑之官所掌的事即是如今三法司事古時法制簡略止設廷尉一官專一理刑

初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官隨侍文帝幸上林苑文帝問上林尉所養的禽獸如何尉不能對有嗇夫小官替上林尉答應甚詳文帝喜他有口才命釋之傳旨陞為上林令釋之不肯因問帝說高祖時大臣有周勃張相如這兩箇是何如人文帝說是有德行的長者釋之說他兩人每奏事時全似不會說話的一般

何曾效嗇夫這等喋喋利口且秦用刀筆吏務刻薄
遲口辯專求人罪過無惻隱之實以致人君全不聞
自已的過惡遂受亡國之禍如今又以利口陞官臣
恐天下傚效成風不可不慎文帝以釋之說的是寢
吉不行命釋之為公車令又拜中大夫遂進拜廷尉
使平天下的刑獄一日文帝過中渭橋有一人橋下
走驚了文帝所乘的馬捕送廷尉問釋之奏犯蹕者
當罰贖文帝怒不從欲重其罪釋之說法須要合天

下之公不可太過也不可不及廷尉之官專持天下之平若不當重的擬他重罪是用法不信於民若用法不信以喜怒為重輕則民將無所措手足如何使得文帝思其言良久乃喜從其奏後又有賊偷了高祖廟中玉環釋之奏當死罪文帝又大怒說賊偷了先帝廟中之器吾欲誅他一族今爾所奏止誅一人非吾所以敬宗廟之意釋之免冠謝罪說朝廷法度止當如此今偷了宗廟之器便誅一族假如愚民取

長陵一抔土又把何等法去罪他文帝怒解也從其所奏盖釋之為廷尉惟知朝廷之法當合公道不隨人主的喜怒故天下號無寃民可謂能盡刑官之職矣宋儒朱子特於綱目通鑑大舉其綱備書其事一以見文帝能任用忠厚之人為漢令主一以見釋之能輔成寛仁之治為漢良臣故其書法襃美如此臣謹按刑者輔治之具帝王不得已而用之然其用實皆出於天討有罪亦非帝王所得私者考之於書虞

舜命臯陶則云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武王用蘇公則周公稱其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二君能委任得人故下服民心上合天道虞周之治有雍熙泰和之盛良以此耳洪惟我朝太祖高皇帝以仁易暴而有天下既於大明律定一代之制通人法兼用之宜又於皇明祖訓禁法外之刑為祈天永命之本誠可以垂諸萬世而不易者仰惟皇上嗣統以來並示恩威恪遵成憲寬恤之詔不以疎遠而或遺放殛之刑

不以僥倖而獲免罷貪殘之選雪正直之誣不必張釋之詳讞而有文帝之寛仁不必張釋之廷諍而有文帝之明見民心悅服朝政清明固有非前代可及者矣尤願皇上念民命之重戒司刑之官刑一人也必體上天好生之心議一刑也必合天下至公之論繼虞周君臣致治之美而陋文帝庶幾刑措之風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二

詔議貢舉法

這是通鑑綱目紀漢孝章皇帝詔百官計議薦舉人才的事在元和元年夏六月當此時上書陳言的人多說各處郡國薦舉人才都不考他功行優劣所以在任的官都懈怠不謹所理的事多廢弛不振於是孝章皇帝乃下詔百官會議時廷臣韋彪上書說國家以簡用賢才為務賢才當以孝行為首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且人的才行少能兼備孔子有言孟

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人才難得
從古已然彼忠孝之人持心重厚嚴酷之人持心刻
薄人君任官當揀擇有才有行的人不可專用勳舊
子弟然其要尤在選任二千石的官凡郡守之類歲
食禄二千石的皆得薦舉人才若二千石的官得其
人則他所薦舉的無不得其人矣韋彪又上書說天
下的政務機要全在尚書之職近者缺人多於郎官
内擢用雖能曉習法律長於應對然不過以小聰明

為事多無真才實德昔文帝聽張釋之言不用嗇夫利口小人而深念周勃重厚少文有社稷之功宜以為法孝章皇帝覽韋彪之言悉嘉納之宋儒朱子於通鑑特書詔議貢舉法于綱詳著韋彪之言于目以見章帝能納善以求才為重可謂知為治之本矣臣惟自古人君莫不由於用賢才而致治亦莫不由於用非才而致亂若唐虞三代盛時則有一輩致治之臣專一引薦君子以匡不逮若三代以後衰世則有

一輩致亂之臣專一引薦小人以固寵禄蓋人才之賢否繫國家之治亂考之經訓鑒戒昭然若漢章帝下明詔以袪薦舉之弊聞讜言而得薦舉之要一時願治之君亦可謂難得矣然臣嘗反覆韋彪之言其說有三一則欲薦舉人才先德行而後才智一則欲郡守稱職以清薦舉之流於外一則欲尚書得人以正薦舉之本於内此三說者真是名言蓋非獨可行於一時雖萬世可也伏惟皇上鑒帝王圖治之難體

祖宗傳緒之重用人之際或博採公論或簡在帝心舉錯一行士風丕變倘有取於章帝納善求才之事三復其説議貢舉之法杜倖進之門務求才行兼備之人以成内外無疆之治則唐虞三代之盛在今日矣伏乞聖明留意

篁墩文集卷八